



00154

要書序言

沈潛紬繹于文成之書者踰
年恍乎登其堂而聆其聲欬也
惜其書亂而少次繁而反晦剖
類而滋混欲使人人讀而取益

陽明要書序

一

焉。乃纂爲要書。旣成。爲之言曰。
孟子而後。聖賢負大經濟者少
矣。惟濂溪明道。有致太平之才。
諸葛孔明而後。豪傑之識大本
原者少矣。惟陽明先生。終身在



事功中。終身以修德講學爲事。奏成功者。學助之也。居成功者。學爲之也。觀聖賢者。觀其用。曾謂用如先生。而非豁然聞道者耶。致良知之宗。其言本于不慮。

其旨本於誨繇。非直以不慮爲良。以不慮而有別爲良。至矣。莫可訾矣。貽訾者。獨在無善無惡。然先生實有所見而云。蓋曰。善本無善也。猶元公曰。太極本無

極也。欲人不倚善也。豈顧令不爲善哉。承無極者。以體貼天理。以主敬。故百世而彌光。承無善者。以玩光景。輕行誼。資文過。則不再傳而裂爾。因其徒之失真。

使後人致憾于提宗之未慎。先生之靈其恫已夫。夫先生大悟者也。存誠者也。後人疑其教而因疑其學。疑其學而終慕其猷。猷略與文章。至於慕其猷。略文章。

而先生微矣。天下無不悟而能誠。無不誠而能神。觀先生之身也。口也。手也。耳目也。兵革錢穀也。潛魚棲鳥也。畫堂貂冠也。炎風毒霧也。無不神也。皆心所爲。

也。則驅策指引之間。先生亦惡乎往而不彰。儒者致用。無踰先生。然先生正君心者。念念蒼生者。體仁也者。致天下之太平也者。非任智也者。非定方隅之禍。

亂也者。則猶是精才而麤用。大才而小用。全才而偏用。疇謂講學封侯。遂驚爲儒生不世之遭矣乎。故天下艷先生之才與功。而識者更致惜其遇。天下傳先

生之悟。而善學者以爲不如法其身也。先生口談無善。身則無須臾不爲善。夫惟孳孳爲善。庶可以談無善矣。嗚呼。三代而下。

聖賢而竒才。豪傑而好學。微斯

人吾誰與歸。假以數年未之或
知也。彼且曰堯舜以上善無盡。
崇禎壬申五月丁巳後學嘉善
陳龍正惕龍父題



陽明先生要書小序八篇

一卷傳習錄

自徐曰仁有傳習錄，而陸澄、薛侃繼之。今之上卷是也。其後陳九川輩又各有記。當時流布，想多奇險語。錢緒山防其誤人，爲之刪削，因以自記數十條併入。繼又爲之補遺，總名傳習續錄。今之下卷是也。中卷則答顧東橋、周道通、陸原靜、歐陽崇一、羅整菴、聶文蔚二書，共七篇而已。其末附以訓蒙條教，愚謂上下二卷皆其弟子自記，請正與所聞。

陽明要書

入小序

答問之詞，大都切於明道，故宜冠之集首。若書札雖以論學，然論學者非止此七書也。何義而獨入傳習乎？當時南元善守紹，偶以公餘，編集師說，緒山乃南公治民，難爲改移，姑因之耳。且譜云：元善取先生論學書，復增傳習錄五卷，則當時所增固非止此七書，與訓蒙數條而已也。今以七書移入二卷，書劄中訓蒙大意移入五卷，文移中各從其類，而于傳習錄原本所載有漫無關係者，有彼此竝記，意同事同，而詞微別者，間刪一二條。其論學

答問純否概存。仍爲上下二卷。

二卷書

自顧東橋至聶文蔚共七書原係南元善所次傳習錄中卷今移入書類然使一槩以年爲序則全沒南氏之遺故取七書冠之篇端其後則隨年鱗次至于答東橋書分爲七節則因其所問條分縷示各自爲首尾而文氣血脉不必相貫讀者以意會之可也其第七條乃錢氏所稱拔本塞源之論尤諸書之統宗滙源處實千年以來未開之眼宜陽明要書
八小序
二
潛心熟翫焉後六書亦分節

三卷詩

事必從年言必分體分體則年不得而拘也孔子刪詩風與小雅則因時之先後爲次序此就分體之中爲之從年者也然幽風猶居變之末焉大雅則篤公劉置於文王諸篇之後頌則周魯居商之前此就分體之中別起志義不必從年者也先生于書序等文自標年月其門人尊守之過亦以時序編次其詩詞而不復分體設在古先何異風淆

於雅雅雜於頌乎哉。今爲別正之。而於各體之中。自序年月。其格韻。則不漢不魏。不晉不五朝。不唐不宋。自成陽明之詩。爾若夫悟境之微。襟期之曠。經綸之巨。時于詩焉。露之當其得意。爲性理吟。爲風霜花月吟。爲梁父吟。一徑輒似焉。學也。金山妙高臺。蔽月山房。二咏十齡。有奇。凌跨千秋。生而神靈。則謂是與。然微學。或以文人若功名之士終矣。

四卷奏疏

諫難行爲不遜於君志。言難聽爲不便於寮友。古

陽明要書

小序

三

今之同患也。先生言事於三朝。十常聽六七。故所向有功。諫諍於武宗之世。十不行一焉。是

以格心之功。不奏然。遇孝宗之聖。世宗

之英。而皆少諫章。又何哉。格君有微機。不賴諫章。

賴觀顏。賴造膝。弘治間。先生官僅郎署。未得日見

君。嘉靖初。奉召。旋阻。負重於外。皆無親炙。論道

之便。獻書無益。智者所不爲。故先生徃徃寓道於

事。寓諫於言。未嘗有顯諫之迹也。使先生得面天

子。長源之婉切。敬輿之忠懇。必能兼之。一正君而

國定。豈獨邊隅之鎮靖而已耶。近古稱名奏議者。宣公而外。有馬周。有歐陽脩。然不過才士文人耳。以濂洛之道。而才足以施之。文足以闡之。兼長擅絕。顏頤宣公。則于奏疏見其大端矣。

五卷歷任文移

事益於百姓。宜行矣。言益於百姓。宜宣矣。文益於百姓。宜傳矣。官養民。民事官相爲一體。苟有物焉。益於官最切者。豈非益於民最切者與。先生事業。絢爛冠乎近儒。欲識先生之學難。欲考先生之語。

陽明要書

小序

四

言設施易全讀。先生之書難。且按先生之歷任文移。易通徹上下之志。文移有之。厝置常變之方。文移有之。則謂良知之學。具在文移。亦何不可之有。或云是卷且便於獨行。使筮仕者讀而悅之。或從而做其一二。則亦陽明一二分之政事也。未也。隨事而師之。見陽明政事之全者。不知其幾也。未也。風以動之。天下皆陽明之政事可也。未也。日習善言。日舉善事。心從而日進於純。何流之非源焉。何倒之非順焉。從政者皆陽明先生之學之人也。其

母曰文移爾也。而未之而少之。

六卷策序

典魯試事時。先生未四十也。語道語經濟。皆非其至者。存以見其升高行遠之自。諸序開闔奇正。無所不備。要歸於道。非復文人之文。

七卷記說題跋雜著

筮仕也。所記大抵經濟之事也。居夷也。所記皆超俗忘困之高致也。其記明倫記尊經記學。則純乎道矣。夫道一而已矣。是故言雖變化。靡不同條而

陽明要書

入小序

五

共貫。說經惟春秋爲精。贈人諸說。題跋隨處明心。亦各因乎其人。讀雜著終篇。見良知之鼓舞一世。遍乎輦贖。嗚呼盛哉。

八卷墓表祭文

嗚呼。諛墓之譏。久矣。其難免矣。志道之君子。惟堅辭而不爲。然致其求而復堅拒焉。抑又難矣。何以不致其求。必也先免文人之號。則先生其庶乎。少壯好爲文詞。迨門人旣進。終日以學道相砥礪。其志力自不復畱連文詞間。而同志之外。又孰有乞

言之子孫乎。以故墓文甚少。余僅存其有益生人
一篇。表死者而旨在生人。以爲從是非之心。入道
而必從惻隱之心。成德真悟者。蓋如此。至于禱明
神。弔寒鬼。視世俗。學奠之恒辭。迥然別觀。又其智
足以通重泉。仁足以泣空山者。與夙究心於死生
之說。晚而識夫鬼神之情狀。

陽明要書

小序

六



而必從惻隱

心入道

言之子孫

陽明要書凡例四條

一曰論世

先生曰。薄程朱其行已也。則大節肅如。高風灑如。也。其于大學。幾鑿其序矣。然實負大學同體之仁。蓋其過。徃徃不在行事。而在立言。不在制心。而在設教。今心則烏乎可見而行亦已。徃矣。教言獨炳。故守正者。徃徃觸目而見瑕。若追遡其心之所存。與實按其行事。則固命世之真儒。不可議也。以是而尊先生。斯爲能尊以尊之之心。偶挾其寸瑕。則

陽明要書

凡例

一

亦出於大公已矣。視浮慕猶勝焉。而況曰排詆者乎。今有人於此。于人倫篤也。于用世則克有濟也。于知人則不爽也。獨宗陽明之教。遂可謂非正學乎。今有人於此。多欲以薄五倫。無實心以荷世事。無虛衷以鑒君子小人。獨排陽明而崇程朱之說。遂可謂正士乎。則是聽其言不必觀其行矣。故愚于陽明務論其世。以讀其書。毋敢苟同。毋敢妄議。尊陽明者。我其罪人。與排陽明者。我其黨人。與惟心是安。惟後世是輔。不他顧矣。

錢氏定傳習續錄外，則有文錄。文錄之中，又分正錄外集。又以奏疏文移爲別錄。迨後又有文錄續編，名目紛糾，義例雜出。據云：純於講學明道者爲正錄，悔前之遺爲外集，及觀其正皆書也。其外皆詩與傳誌也。豈書皆悟後之秘，而詩傳誌皆未透之說哉？且所悔悟者，惟爲論學前後有醇駁。若詩與書總屬酬應之文，與人事相發，雖大悟之後，豈得遇事而遺事，專以心性爲說，隨事而指之觸境。

而點之，不離人情物變，道在其中。此則悟後之不同耳。必以酬應爲外，豈先生學無內外之意耶？又論學之書，雖在初年，列入正錄。詩與傳誌，雖在晚年，亦入外集。是不論悟與未悟，醇與不醇，始終以體類分正外也。尤自失其初旨矣。惟記序說三種，正錄外集均有之，宜乎軒輊得理。夷考其實，如象祠記作於戊辰，其旨甚妙，雖更一二十年，無復可過。顧第以少年所作，一概外之，是又專以歲月定止外，而不思少豈必概麤，老豈必概精，則亦未爲。

曲當也。至曰別錄以究其施。似以撫世經綸。又居
酬應詞章之下。續編雖多緩漫。其中談道。絕有精
實語。又與王晉溪司馬數書。皆經國之要言。廬陵
告諭。則如明道宰邑。莫非相天下之規模矣。而置
之剩餘。皆何說焉。今悉彙而採之。統之以類。就類
則編。以年無年者闕之。蓋正外自無可分。體類宜
分。不以分正外。歲月自定。不以定正外。庶幾脈絡
分明。首尾融貫。讀者不爲多岐所眩。不爲翻閱所
困。而先生之全體大用。可以入目而秩如。徐思而
陽明要書

凡例

三

自得焉爾

三曰除繁

詞寡而理達。語約而味長。此學人之筆也。論語而
後。不多見矣。句節而氣彌。字減而意益。明左馬
以來。惟弇州近之。凡書疏一經其剪裁。輒成古雅。
此文人之筆也。余蓋無一焉。讀陽明書序傳記等
文。大抵以明悉爲主。不假鍛鍊。而奏疏文移等作
更爲時體所拘。或一篇而前後重複。或一事而再
四述陳。想在當日。不得不然。其徒之編集。則未可

謂能繼師志矣。愚嘗謂凡書一概混傳與不傳無異。何則？衆厭而罕觀，則世不被。是書之澤而作者之神沒也。先生嘗曰：聖人刪述，惟欲減除。後人惟欲添上。又嘗欲刪併所作，彙成一書，悉焚其餘。且曰：得諸賢有筆力者商議任之。又因黃勉之刺程門王信伯遺言，謂之曰：凡刻古人文，字要在發明。此學其間有執着處，去之爲佳。先生雅志蓋如此。旣沒不幸，遂無任者。惟錢氏勤勞一生，撫遺篇，詳素履，俾後人得探其蘊奧，稽其進詣，爲功多矣。然

于年譜頗精。于文錄諸編猶襍。譜中亦間載書疏。一二其間芟繁就簡，多屬允當。然有芟削太過，覺於本意微不完者。今爲更酌之。大抵視先生原文爲減。視年譜所節爲增。其譜中不載諸篇，擇其關切身心世道者，畧以鄙意與之節文。雖不敢彙其篇次，要使集無複篇，篇無複語。苟非切要，不復愛惜文辭。庶幾體先生之心於旣逝。若夫傳習二錄，亦去複亦去。緩顧不芟其所非正。欲瑕瑜竝畱。見英雄入道之有漸息足之無期爾。以其有減無增。

故于要書也稱纂年譜附錄於後者錢氏之舊也
或減或增故稱修又綴之以遺逸辯証于緩者惟
恐不去則于切者惟恐或遺從散而合故曰輯

四曰表微

起聖人者子夏子貢之儔而獨顏氏子爲非助先
生解之曰得他人一難聖人倍發精神故問誥者
真能助聖人者也今觀先生之門助者少悅者多
豈爲顏顧易於爲卜爲端木耶或者凝靜中窮搜
色利名根爲剗肉作瘡先生嚴誅至再蓋此乃克

已之要實踐之微而其人陰撓壞之欲不嚴誅不
可得也豈顧拒其助哉儻于時有窮與探真卽言
中以得言外卽意中以發意外則先生之悅樂必
有油然而生者矣期躬行不期口說期心得不期
面從志果出於大同見何嫌於小異余去先生百
有餘歲真見其微於數世之上乃敢効起助於數
世之下或同或異總以闡之不敢強同於先生也
則知先生必不以異斥我矣和而不同事亦然學
亦然同堂亦然異世亦然

陽明先生要書卷一上目錄



卷一上



傳習錄上

又問 徐曰仁錄十五條 新後章作稱民之文似

亦 陸澄錄七十三條 凡舊本作觀民亦有據

先 薛侃錄三十三條 凡新之民與在類民之

通計一百二十一條

陽明先生要書

卷一上目錄



...二十一... 說其心得不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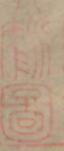
而從 薛侃錄三十三條 何嫌於小異余去先生百

有餘 劉登錄十三條 世之上乃敢効起助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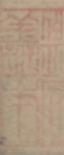
世之 翁曰子錄十五條 謂之不敢強同於先生也

則 薛賢錄生不以異不我... 事...

陽明先生要書卷一上目錄



卷一上



傳習錄上

愛問在親民朱子謂當作新後章作新民之文似亦有據先生以爲宜從舊本作親民亦有據否先生曰作新民之新是自新之民與在新民之新不同豈足爲據作字却與親字相對然非親字義下面治國平天下處皆於新字無發明如云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如保赤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

陽明要書

卷一上

傳習錄

一

之謂民之父母之類皆是親字意親民猶孟子言仁民親之卽仁之也百姓不親舜使契爲司徒敬敷五教所以親之也說親民便兼教養意說新民便覺偏了

新字爲是下文三引明三引新五言文王之止明白可據先生謂新偏於教然教實能兼養第承明德言使天下皆明其德須着教上說非脫却養字工夫也如云欲明明德於天下亦何嘗兼養字說况孟子明曰於民也仁之而弗親今曰親之卽仁之而反引其言以爲証不亦異乎愛問知止而后有定朱子以爲事事物物皆有定

理似與先生之說相反先生曰於事事物物上

求至善却是義外也。至善是心之本體。只是明
明德到至精至一處。便是然。亦未嘗離却事物。
本註所謂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
者得之。

愛問至善。只求諸心。恐於天下事理。有不能盡先
生曰。天下有心外之理乎。愛曰。如事父之孝。事
君之忠。交友之信。治民之仁。其間有許多理在。
恐亦不可不察。先生曰。事父不成。去父上求箇
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箇忠的理。都只在

心。此心無私欲之蔽。卽是天理發之事。父便是
孝發之事。君便是忠。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
上用功。愛曰。如事父一事。其間溫清定省之類。
有許多節目。不知亦須講求否。先生曰。如何不
講求。只是有箇頭腦。就如講求冬溫也。只是要
盡此心之孝。講求夏清也。只是要盡此心之孝。
若是箇誠於孝親的心。冬時自然思量父母寒。
便去求箇溫。夏時自然思量父母熱。便去求箇
清。都是那誠孝心發出來的條件。譬之樹木。誠

孝○心○便○是○根○。○條○件○便○是○枝○葉○。○須○先○有○根○。○然○後○有○枝○葉○。○不○是○先○尋○了○枝○葉○。○然○後○去○種○根○。○禮○記○言○孝○子○之○有○淡○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須○是○有○箇○淡○愛○。○做○根○。○便○自○然○如○此○。

鄭朝朔問至善亦須有從事物上求者先生曰至善只是此心純乎天理之極便是更於事物上怎生求且試說幾件看朝朔曰且如事親如何而爲溫清之節如何而爲奉養之宜須求箇是

陽明要書

卷一

上傳習錄

三

當方是至善所以有學問思辨之功先生曰若只是溫清之節奉養之宜可一日二日講之而盡用得甚學問思辨惟於溫清時也只要此心純乎天理之極奉養時也只要此心純乎天理之極此則非有學問思辨之功將不免於毫釐千里之繆所以雖在聖人猶加精一之訓若只是那些儀節求得是當便謂至善卽如今扮戲子扮得許多溫清奉養的儀節是當亦可謂之至善矣愛於是日又有省

愛未會知行合一之訓決於先生先生曰試舉看

愛曰如今人已知父當孝兄當弟矣乃不能孝

弟知與行分明是兩事先生曰此被私欲隔斷

耳非本體也。聖賢教人知行正是要人復本體

故大學指出真知行以示人夫見好色屬知好

好色屬行只見色時已自好矣非見後始立心

去好也聞惡臭屬知惡惡臭屬行只聞臭時已

自惡矣非聞後始立心去惡也惡之之心既屬

下一層矣當屬何事孟子言知愛知敬不復言能蓋聞惡臭屬知惡惡臭之心即能也言知行

陽明要書

卷一上

傳習錄

四

一不如言知能一俗稱能為會如能歌云會歌能書云會書會本是解悟意而以當能字大有妙理行字則有時屬心有時屬身如知之未嘗復行便是屬心處掩鼻而過便是屬身處屬心正是好惡好惡與知覺可以言一屬身便是運動謂知覺與運動為一即有未安就如

稱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其人已曾行孝行弟

方可稱他知孝知弟此便是知行之本體愛曰

古人分知行為二恐是要人用功有分曉否先

生曰此正失却古人宗旨某嘗說知是行之主

意行是知之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已

可理會矣古人之言所以分知行為二者緣世

間有一種人懵懵然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是爲冥行妄作所以必說知而後行不繆又有一種人茫茫然懸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實躬行是爲揣摩影響所以必說行而後知始真此是古人不得已之教若見得時一言足矣今人却以爲必先知然後能行且講習討論以求知待知得時方去行

事有不得不然者如舉業必先講書又講作文之法方可

動筆

故遂終身不行亦遂終身不知某今說知行

合一正是對病的藥知行本體原是如此

愛曰昨以先生之教推之格物之說似亦見得大畧但朱子之訓其於書之精一論語之博約孟子之盡心知性皆有所證據以是未能釋然先生曰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已篤信固是然不如反求之切今既不得於心安可徃於舊聞不求是當就如朱子亦尊信程子至其不得於心處何嘗苟從精一博約盡心本自與吾說脗合但未之思耳朱子格物之訓非大學本旨精是一之功博是約之功既明知行合一之說

此可一言而喻。盡心知性知天，是生知安行事。存心養性事天，是學知利行事。天壽不二，脩身以俟，是困知勉行。事朱子錯訓格物，只爲倒看了。此意以盡心知性爲格物，知至要初學便去做。生知安行事如何做得？愛問盡心知性何以爲生知安行。先生曰：性是心之體，天是性之原。盡心卽是盡性。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知天地之化育存心者，心有未盡也。知天如知州知縣之知，是自已分上事，已與天爲一事。天如子

陽明要書

卷一上

傳習錄

六

事父臣事君，須是恭敬奉承，然後能無失尚與

天爲二

知州不盡職可謂與州一乎，舜事父可謂與父二乎。

此便是聖賢

之別。至於天壽不貳，乃是教學者一心爲善，不

可以窮通天壽之故，變動爲善之心，惟脩身以

俟，命見得窮通壽夭有箇命在我，亦不必以此

動心事。天雖與天爲二，已自見得箇天在面前。

俟命便是未曾見面。在此等候相似，此便是初

學立心之始。有箇困勉的意，在今却倒做了所

以爲學者無下手處。愛曰：格物的物字卽是事。

字皆從心上說先生曰然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發便是意意之本體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於事親卽事親便是一物意在於事君卽事君便是一物意在於仁民愛物卽仁民愛物便是一物意在於視聽言動卽視聽言動便是一物所以某說無心外之理無心外之物中庸言不誠無物大學明明德之功只是箇誠意誠意之功只是箇格物

先生又曰格物如孟子大人格君心之格是去其

心之不正以全其本體之正但意念所在卽要去其不正以全其正卽無時無處不是存天理卽是窮理天理卽是明德窮理卽是明明德

又曰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會知見父自然知孝

見兄自然知弟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惻隱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若良知之發更無私意障礙卽所謂充其惻隱之心而仁不可勝用矣然在常人不能無私意障礙所以須用致知格物之功勝私復理卽心之良知更無障礙得以充塞

流行便是致其知致則意誠

愛問先生以博文爲約禮功夫。漢思之未能得畧。請開示。先生曰。禮字卽是理字。理之發見可見者。謂之文。文之隱微不可見者。謂之禮。只是一物。約禮只是要此心純。是一箇天理。要此心純是天理。須就理之發見處用功。如發見於事親時。就在事親上學存此天理。發見於事君時。就在事君上學存此天理。發見於處富貴貧賤時。就在處富貴貧賤上學存此天理。發見於處患難夷狄時。就在處患難夷狄上學存此天理。至於作止語默無處不然。隨他發見處卽就那上面學。箇存天理這便是博學之於文。便是約禮的功夫。博文卽是惟精。約禮卽是惟一。

事親如平居康寧。惟知承顏順志。疾病危急。惟有呼籲傍徨。此心純篤卽是事親時。天理正恐此心有不至耳。若云事親時學存此天理。是將存天理爲主意。將事親作其間一條件。試思親病危急之時。舍此傍徨求愈之心。又有何心來學存天理。毋乃究竟以心理爲二與。

愛問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以先生精一之訓。推之此語似有弊。先生曰。然心一也。

未雜於人謂之道心雜以人偽謂之人心人心之得其正者卽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卽人心初非有二心也程子謂人心卽人欲道心卽天理語若分析而意實得之今日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是二心也天理人欲不並立安有天理爲主人欲又從而聽命者

人心非偽之謂也偽則豈止於危且旣以偽屬人又云人心之得其正者卽道心何也偽而尚有得其正者耶所云道心之失其正者卽人心亦未盡不正不可謂道道又安有失其正者若忠之過孝之過又不可謂人心蓋稍過其中非叛正也○心之本體無人與道可分此心字只

陽明要書

卷一上

傳習錄

九

當意字看道心行於人心之中者也離人心卽道心無可見所云人心之得其正者卽道心是也因而轉語云道心之失其正者卽人心其謂之何朱子云道心爲主人心聽命非謂心有二也蓋以理義節制嗜慾卽成湯制事制心之謂以成湯之功夫說堯舜之本體亦何畔焉

愛問文中子韓退之先生曰退之文人之雄耳文中子賢儒也後人徒以文詞之故推尊退之其實退之去文中子遠甚愛問何以有擬經之失先生曰擬經恐未可盡非且說後世儒者著述之意與擬經如何愛曰世儒著述近名之意不

無然期以明道擬經純若爲名先生曰著述以

明道亦何所效法曰孔子刪述六經以明道也
先生曰然則擬經獨非效法孔子乎愛曰著述
卽於道有所發明擬經似徒擬其迹恐於道無
補先生曰子以明道者使其反朴還淳而見諸
行事之實乎抑將美其言辭而徒以詭譎於世
也天下之大亂由虛文勝而實行衰也使道明
於天下則六經不必述刪述六經孔子不得已
也自伏羲畫卦至於文王周公其間言易如連
山歸藏之屬紛紛籍籍不知其幾易道大亂孔

子以天下好文之風日盛知其說之將無紀極
於是取文王周公之說而贊之。以爲惟此爲得
其宗。於是紛紛之說盡廢。而天下之言易者始
一書。詩禮樂春秋皆然。書自典謨以後。詩自二
南以降。如九丘八索。一切滯哇逸蕩之詞。蓋不
知其幾千百篇。禮樂之名物度數。至是亦不可
勝窮。孔子皆刪削而述正之。然後其說始廢。如
詩書禮樂中。孔子何嘗加一語。今之禮記諸說。

也。其書附會而成。已非孔子之舊。至於春秋。雖

稱孔子作之其實皆魯史舊文所謂筆者筆其舊所謂削者削其繁是有減無增孔子述六經懼繁文之亂天下惟簡之而不得使天下務去其文以求其實非以文教之也春秋以後繁文益盛天下益亂始皇焚書得罪是出於私意又不合焚六經若當時志在明道其諸反經叛理之說悉取而焚之亦正暗合刪述之意自秦漢以降文又日盛若欲盡去之斷不能去只宜取法孔子錄其近是者而表章之則其諸怪悖之

說亦宜漸漸自廢不知文中子當時擬經之意如何某切濶有取於其事以爲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天下所以不治只因文盛實衰人出已見新奇相高以眩俗取譽徒以亂天下之聰明塗天下之耳目使天下靡然爭務修飾文詞以求知於世而不復知有敦本尚實反朴還淳之行是皆著述者有以啓之愛曰著述亦有不可缺者如春秋一經若無左傳恐亦難曉先生曰春秋必待傳而後明是歇後謎語矣聖人何苦爲

此艱淡隱晦之詞左傳多是魯史舊文若春秋
須此而後明孔子何必削之愛曰伊川亦云傳
是案經是斷如書弑某君伐某國若不明其事
恐亦難斷先生曰伊川此言恐亦是相沿世儒
之說未得聖人作經之意如書弑君卽弑君便
是罪何必更問其弑君之詳征伐當自天子出
書伐國卽伐國便是罪何必更問其伐國之詳
聖人述六經只是要正人心只是要存天理去
人欲於存天理去人欲之事則嘗言之或因人

請問各隨分量而說亦不肯多道恐人專求之
言語故曰予欲無言若是一切縱人欲滅天理
的事又安肯詳以示人是長亂導奸也故孟子
云仲尼之門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
焉此便是孔門家法世儒只講得一箇伯者的
學問所以要知道許多陰謀詭計純是一片功
利的心與聖人作經的意思正相反如何思量
得通因嘆曰此非達天德者未易與言此也又

曰孔子云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孟子云盡信

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孔子刪書於唐虞夏四五百年間，不過數篇，豈更無一事而所述止此。聖人之意可知矣。聖人只是要刪去繁文，後儒却只要添上。愛曰：五伯以下事，聖人不欲詳以示人。堯舜以前事，如何畧不少見。先生曰：義黃之世，其事濶疎，傳之者鮮矣。此亦可以想見其時，全是淳龐朴素畧無文采的氣象。愛曰：如三墳之類，亦有傳者。孔子何以刪之。先生曰：縱有傳者，亦於世變漸非所宜。風氣益

開文采日勝。至於周末，雖欲變以夏商之俗，已不可挽。況唐虞乎。又況義黃之世乎。然其治不同其道則一。孔子於堯舜則祖述之，於文武則憲章之。文武之法，卽是堯舜之道。但因時致治，其設施政令已自不同。卽夏商事業施之於周，已有不合。故周公思兼三王，其有不合，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況太古之治，豈復能行。斯固聖人之所可畧也。又曰：專事無爲，不能如三王之因時致治，而必欲行以太古之俗，卽是佛老的學。

術因時致治。不能如三王之本於道。而以功利之心行之。卽是伯者以下事業。後世儒者許多講來講去。只是講得箇伯術。

愛曰先儒論六經以春秋爲史。史專記事。恐與五經事體終或稍異。先生曰以事言。謂之史。以道言。謂之經。事卽道道卽事。春秋亦經。五經亦史。易是包犧氏之史書。是堯舜以下史。詩禮樂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安有所謂異。

易不涉一事未可稱史

又曰五經亦只是史。史以明善惡。示訓戒。善可爲訓者。時存其迹。以示法。惡可爲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愛曰存其迹。以示法。亦是存天理之本然。削其事。以杜奸。亦是遏人欲於將萌。否。先生曰聖人作經。固無非此意。然又不必泥着文句。愛又問削其事。以杜奸。何獨於詩而不刪鄭衛。先儒謂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然否。先生曰詩非孔門之舊本矣。孔子云放鄭聲。鄭聲淫。又曰惡鄭聲之亂雅樂也。鄭衛之音亡國。

之音也。此是孔門家法。孔子所定三百篇。皆所謂雅樂。皆可奏之郊廟。奏之鄉黨。皆所以宣暢和平。涵泳德性。移風易俗。安得有此。是長湣導好矣。此必秦火之後。世儒附會。以足三百篇之數。蓋湣泆之詞。世俗多所喜傳。如今閭巷皆然。惡者可懲。創人之逸志。是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

以上論刪述諸條。洞見孔子心事。實前賢所未發。程朱復生。當亦心屈。

愛因舊說。汨沒始聞。先生之教。實駭愕不定。無入

陽明要書

卷一上

傳習錄

十五

頭處。其後聞之既久。漸知反身實踐。始信先生之學。爲孔門嫡傳。舍是皆傍蹊小徑。斷港絕河矣。如說格物是誠意工夫。明善是誠身工夫。窮理是盡性工夫。道問學是尊德性工夫。博文是約禮工夫。惟精是惟一工夫。類皆落落難合。其後思之既久。不覺手舞足蹈。

右十五條徐愛錄

陸澄問主一之功。如讀書則一心在讀書上。接客則一心在接客上。可以爲主。一乎。先生曰。好色

則一心在好色上好貨則一心在好貨上可以
爲主一乎是所謂逐物非主一也主一是專主
一箇天理

主一是各隨其事而主天理如讀書則擇善戒
惡接客則思齊內省若汎云主一箇天理只似
居處恭到執事與人便無下手處卽遇貨
色豈無主天理工夫只着不得好字耳

問立志先生曰只念念要存天理卽是立志能不
忘乎此久則自然心中凝聚猶道家所謂結聖
胎也馴至美大聖神亦只從此一念存養擴充
去耳

陽明要書

卷一上

傳習錄

十六

日間工夫覺紛擾則靜坐覺懶看書則且看書是
亦因病而藥

靜治擾正治也浮而懶觀書足以收之勞而懶
且宜燕息以養之若漫無分別則書之味不可
得而懶亦不回

處朋友務相下則得益相上則損

孟源有自是好名之病先生屢責之一日警責方

已一友自陳日來工夫請正源從傍曰此方是

尋着源舊時家當先生曰爾病又發源色變議

擬欲有所辨先生曰爾病又發因喻之曰此是

汝一生大病根。譬如方丈地內種此一大樹。雨露之滋。土脈之力。只滋養得這箇大根。四傍縱要種些嘉穀。上面被此樹葉遮覆。下面被此樹根盤結。如何生長得成。須用伐去此樹。纖根勿留。方可種植嘉種。不然任汝耕耘培壅。只是滋養得此根。

有以學問長做助惡者。正謂此類。知以變化氣質爲本。則學問益矣。

問後世著述之多。恐亦有亂正學。先生曰。人心天理渾然。聖賢筆之書。如寫真傳神。不過示人以

陽明要書

卷一上

傳習錄

十七

形狀大畧。使因此而討求其真耳。其精神意氣。言笑動止。固有所不能傳也。後世著述。是又將聖人所畫摹做。謄寫而妄自分析加增。以逞其技。其失真愈遠矣。

依傍謂之臨摹。鑿空又多違畔。免斯二者。乃可以言著述。總之出於不得已之心者。近是。

問聖人應變不窮。莫亦是預先講求否。先生曰。如何講求。得許多。聖人之心。如明鏡。只是一箇明。則隨感而應。無物不照。未有已往之形。尚在未照之形。先具者。若後世所講。却是如此。是以與

聖人之學大背周公制禮作樂以文天下皆聖人所能爲堯舜何不盡爲之而待於周公孔子刪述六經以詔萬世亦聖人所能爲周公何不先爲之而待於孔子是知聖人遇此時方有此事只怕鏡不明不怕物來不能照講求事變亦是照時事然學者却須先有箇明的工夫學者惟患此心之未能明不患事變之不能盡曰然則所謂冲漠無朕而萬象森然已具者其言何如曰是說本自好只不善看亦便有病痛

陽明要書

卷一上

傳習錄

十八

無朕中須有箇明的工夫便無病只守箇冲漠便是養成駸漠遇事時雖欲講求不可得矣

義理無定在無窮盡吾與子言不可以少有所得而遂謂止此也再言之十年二十年五十年未有止也他日又曰聖如堯舜然堯舜之上善無盡惡如桀紂然桀紂之下惡無盡使桀紂未死惡寧止此乎使善有盡時文王何以望道而未之見

善無盡須指事言不然善心至堯舜寧復可加耶望道未見則聖人不自足之心大抵然爲非擬何境也

問靜時亦覺意思好才遇事便不同如何先生曰
是徒知靜養而不用克己工夫也如此臨事便
要傾倒人須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靜亦定
動亦定

此克己專就事上言如對人便思謙讓見得便
審辭受皆謂之事上磨如此習慣本心更無過
意不去處豈
不動靜常定

問上達工夫先生曰後儒教人纔涉精微便謂上
達未當學且說下學是分下學上達爲二也夫
目可得見耳可得聞口可得言心可得思者皆

下學也目不可得見耳不可得聞口不可得言
心不可得思者上達也如木之栽培灌溉是下
學也至於日夜之所息條達暢茂乃是上達人
安能預其力哉故凡可用功可告語者皆下學
上達只在下學裏凡聖人所說雖極精微俱是
下學學者只從下學裏用功自然上達去不必
別尋箇上達工夫

工夫皆下學自然會心處乃上達如此看人人
有上達時時有上達但上達分數又不同有微
有不徹耳然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上固有可
語矣但可語者達之天機而天機須人自至亦

猶可語者學之工夫而工夫須人自用就教者論下可語上亦可語就學者論學可爲達不可爲以此仰質於先生

問惟精惟一是如何用先生曰惟一是惟精主意惟精是惟一功夫非惟精之外復有惟一也精字從米姑以米譬之要得此米純然潔白便是惟一意非加舂簸篩揀惟精之工則不能純然潔白也舂簸篩揀是惟精之功不過要此米到純然潔白而已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者皆所以爲惟精而求惟一也他如博文者卽約禮

陽明要書

卷一上

傳習錄

二十

之功格物致知者卽誠意之功道問學卽尊德性之功明善卽誠身之功無二說也

篤行非專行事一念不妄發亦篤行也顏子知之未嘗復行是也旣無妄念則純是天理非惟一而何今併篤行作惟精工夫先生蓋以惟一爲上達耳

漆雕開曰吾斯之未能信夫子說之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曾點言志夫子許之聖人之意可見矣

用行獨許顏氏又知聖心不專悅隱居各視其人何如

問寧靜存心時可爲未發之中否先生曰今人存

心只定得氣當其寧靜時亦只是氣寧靜不可
以爲未發之中曰未便是中莫亦是求中功夫
曰只要去人欲存天理方是功夫靜時念念去
人欲存天理動時念念去人欲存天理不管寧
靜不寧靜若靠那寧靜不惟漸有喜靜厭動之
弊中間許多病痛只是潛伏在終不能絕去遇
事依舊滋長以循理爲主何嘗不寧靜以寧靜
爲主未必能循理

靜中無事如何去人欲以有天理卽所謂搜尋
好貨好色好名之根也此先生教人最有益最

陽明要書

卷一上 傳習錄

三

得力處

問知識不長進如何先生曰爲學須有本原須從
本原上用力漸漸盈科而進仙家說嬰兒亦善
譬嬰兒在母腹時只是純氣有何知識出胎後
方始能啼既而後能笑又既而後能識認其父
母兄弟又既而後能立能行能持能負卒乃天
下之事無不可能皆是精氣日足則筋力日強
聰明日開不是出胎日便講求推尋得來故須
有箇本原聖人到位天地育萬物也只從喜怒哀

哀樂未發之中上養來。後儒不明格物之說見

聖人無不知無不能便欲於初下手時講求得

盡豈有此理。莫說事物講求終不可盡假如講求得盡一一能之亦止增益才技

無當於心德也程朱求至其極原謂隨一事一物之中因所知一二分而窮竟至十分豈謂盡

窮天下之物耶高子忠憲辨之甚悉又曰立志用功如種樹然方

其根芽猶未有幹及其有幹尚未有枝枝而後

葉葉而後花實初種根時只管栽培灌溉勿作

枝想勿作葉想勿作花想勿作實想懸想何益

但不忘栽培之功怕沒有枝葉花實。

陽明要書 卷一上 傳習錄 二十二

問看書不能明如何先生曰此只是在文義上穿

求故不明如此又不如為舊時學問他倒看得

多解得去凡學須於心體上用功有明不得行

不去須反在自心上體當即可通蓋四書五經

不過說心體這心體即所謂道心體明即是道

明更無二此是為學頭腦處

虛靈不昧眾理具而萬事出心外無理心外無事

則知朱子原不分心理為二

或問晦菴先生曰人之所以為學者心與理而已

九難後獲
分正勿助

此語如何曰心卽性性卽理下一與字恐未免
爲二此在學者善觀之

或曰人皆有是心心卽理何以有爲善有爲不善
先生曰惡人之心失其本體

問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
大而無餘此言如何先生曰恐亦未盡此理豈
容分析又何須湊合得聖人說精一自是盡

省察是有事時存養存養是無事時省察

澄嘗問象山在人情事變上做工夫之說先生曰

陽明要書

卷一上

傳習錄

二十三

除了人情事變則無事矣喜怒哀樂非人情乎
自視聽言動以至富貴貧賤患難死生皆事變
也事變亦只在人情裏其要只在致中和致中
和只在謹獨

先生之學脫於俗不墮於
空正爲此處看得真切

澄問仁義禮智之名因已發而有曰然他日澄曰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性之表德邪曰仁義禮
智也是表德性一而已自其形體也謂之天主
宰也謂之帝流行也謂之命賦於人也謂之性

主於身也。謂之心。心之發也。遇父便謂之孝。遇君便謂之忠。自此以徃。名至於無窮。只一性而已。猶人一而已。對父謂之子。對子謂之父。自此以徃。至於無窮。只一人而已。人只要在性上用功。看得一性字分明。卽萬理燦然。

一日論爲學工夫。先生曰。教人爲學。不可執一偏。初學時。心猿意馬。拴縛不定。其所思慮。多是人欲一邊。故且教之靜坐。息思慮。久之。心意稍定。只懸空靜守。如槁木死灰。亦無用。須教他省察。

陽明要書

卷一上

傳習錄

三十四

克治。省察克治之功。則無時而可闕。如去盜賊。須有箇掃除廓清之意。無事時。將好色好貨好名等私。逐一追究。搜尋出來。定要掇去。病根永不復起。方始爲快。常如猫之捕鼠。一眼看着。一耳聽着。纔有一念萌動。卽與克去。斬釘截鐵。不可姑容。與他方便。不可窩藏。不可放他出路。方是真實用功。方能掃除廓清。到得無私。可克自有端拱時在。雖曰何思何慮。要非初學時事。初學必須思省察克治。卽是思誠。只思一箇天理。

到得天理純全便是何思何慮矣

答周道通書云繫言何思何慮謂所思所慮惟一天理更無別思別慮耳非謂無思無慮今于此又作正解適與伊川答上蔡意同向之駁伊川者果何耶豈所謂橫說豎說者與

澄問有人夜怕鬼奈何先生曰只是平日不能集義行不慊心若素行合於神明何怕之有子莘曰正直之鬼不須怕恐邪鬼不管人善惡先生曰豈有邪鬼能逃正人乎只此一怕卽是心邪故有逃之者非鬼逃也心自逃耳如人好色卽是色鬼逃好貨卽是貨鬼逃怒所不當怒是怒

陽明要書

八卷一上

傳習錄

二十五

鬼逃懼所不當懼是懼鬼逃也

觀子莘之續問怕鬼者其卽子莘耶

定者心之本體天理也動靜所遇之時也

澄問學庸同異先生曰子思括大學一書之義爲

中庸首章

問孔子正名先儒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廢輒立郢此意如何先生曰恐難如此豈有一人致敬盡禮待我而爲政我就先去廢他夫子旣肯與輒爲政必是他已能傾心委國而聽聖人盛德

至誠必已感化。衛輒使知無父之不可以爲人。必將痛哭奔走。往迎其父。父子之愛。本於天性。輒旣悔痛。真切。蒯聩豈不感動。底豫。蒯聩旣還。輒乃致國請戮。聩已見化於子。又有夫子至誠調和其間。決不肯受。仍以命輒。羣臣百姓又必欲得輒爲君。輒乃自暴其罪惡。訴於天子。告於方伯諸侯。而必欲致國於父。聩與羣臣百姓亦皆表輒悔悟仁孝之美。必欲得輒而爲之君。於是集命於輒。使之復君衛國。輒不得已。乃如後世。

陽明要書

卷一上 傳習錄

二十六

上皇故事。率羣臣百姓尊聩爲太公。備物致養。而退復其位焉。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名正言順。一舉而可爲政於天下矣。孔子正名。或是如此。

先生論事處事真可
上空羣儒遠通古聖

澄在鴻臚寺倉居。忽家信至。言兒病危。澄心甚憂悶。不能堪。先生曰。此時正宜用功。若此時放過。閒時講學何用。人正要在。此等時磨鍊。父之愛子。自是至情。然天理亦自有箇中和處。過卽是。

私意人於此處多認做天理當憂則一向憂若不知已是有所憂患不得其正大抵七情所感多只是過少不及者才過便非心之本體必須調停適中就如父母之喪人子豈不欲一哭便死然却曰毀不滅性非聖人強制之也天理本體自有分限不可過也人但要識得心體自然增減分毫不得

涵養全在未發何故說調停適中蓋未發之養未純發之時不能自然中節則須着意節之此隨時克治之實功所以佐平昔涵養之未逮也

陽明要書

入卷一上

傳習錄

二十七

不可謂未發之中常人俱有蓋體用一源有未發之中卽有發而皆中節之和今人發不中節可知其未發之中未全也

易之辭是初九潛龍勿用六字易之象是初畫易之變是值其畫易之占是用其辭

方其居也觀象起於初畫玩辭起於初爻雖全卦觀玩必循序而進也故不曰易之辭乾元亨利貞而曰初九潛龍勿用及其動也觀變於所值之畫玩占於所用之爻全卦中有專取也取專於全斯其于易也不汎矣

盲固是易龜亦是易

夜氣是就常人說學者能用功則日間有事無事皆
是此氣翕聚發生處聖人則不消說夜氣

澄問操存舍亡章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此雖就
常人心說學者亦須知心之本體元是如此則
操存功夫始沒病痛不可便謂出爲亡入爲存
若論本體元無出入若論出入則其思慮運用
是出然主宰常昭昭在此何出之有既無所出
何入之有程子所謂腔子亦只是天理而已雖
終日應酬而不出天理卽是在腔子裏若出天
陽明要書 卷一上 傳習錄 二十八

理斯謂之放斯謂之亡又曰出入亦只是動靜

動靜無端豈有鄉邪

就心體言出入是動靜就凡心言出入是求放
心言入猶仁言至也辭放逸而忽收故云入辭
理沒而忽見故云至蓋人心邪思妄念刻刻紛
飛纔提醒便寧息提醒者操與欲之謂也寧息
者入與至之謂也心原活潑潑地故操存非硬
把持告子之不求直是舍之而禪家之叅話頭
又困其心於無可奈何之地未知操之方也

王嘉秀問佛以出離生死誘人入道仙以長生久

視誘人入道其心亦是要人學好然非入道正

路仙佛到極處與儒者畧同但有了上一截遺

了下一截終不似聖人之全然其上一截同者
不可誣也。後儒又只得聖人下一截終身勞苦
於身心無分毫益。視彼仙佛之徒。清心寡慾。超
然於世界之外者。反若有所不及矣。今學者不
必先排仙佛。且當篤志爲聖人之學。聖人之學
明則仙佛自泯。不然則此之所學。恐彼或有不
屑而反欲其俯就。不亦難乎。先生曰。所論大畧
亦是。但謂上一截下一截亦是。人見偏了如此。
若論聖人大中至正之道。徹上徹下。只是一貫。
更有甚上一截下一截。一陰一陽之謂道。但仁
者見之便謂之仁。知者見之便謂之智。百姓又
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仁智豈可不謂
之道。但見得偏了。便有弊病。

王嘉秀所問直是先
生甲子山東程策

問孔子謂武王未盡善恐亦有不滿意。先生曰。在
武王自合如此。曰。使文王未沒畢竟如何。曰。文
王在時。天下三分已有其二。若到武王伐商之
時。文王尚在。或者不致興兵。必然這一分亦來。

歸了文王只善處紂使不得縱惡而已

此論與治衛正名俱出千古手目從無人到得

問孟子言執中無權猶執一先生曰中只是天理

只是易隨時變易如何執得須是因時制宜難

預先定一箇規矩在如後世儒者要將道理一

一說得無罅漏立定箇格式此正是執一

說得無漏與立定格式自有異說理豈以有漏為貴耶但隨時變通耳子曰主忠信從義

唐詡問立志是常存箇善念要為善去惡否曰善

念存時即是天理此念即善更思何善此念非

陽明要書

卷一上 傳習錄

三十

惡更去何惡此念如樹之根芽立志者長立此

善念而已從心所欲不踰矩只是志到熟處

正為善念難言直云此念即善此念是何物

精。神。道。德。言。動。大。率。收。斂。為。主。發。散。是。不。得。已。天。

地。人。物。皆。然。

問文中子是如何人先生曰文中子庶幾具體而

微。惜其蚤死

許魯齋謂儒者以治生為先之說亦誤人

魯齋因溫公之意而失之與不謀食不憂貧之訓明明相背發後人多少俗腸

問仙家元氣元神元精先生曰只是一件流行爲氣凝聚爲精妙用爲神

喜怒哀樂本體自是中和的纔自家着些意思便過不及便是私

既已有私又不容不着意思去之先生所謂調停適中是也

問哭則不歌先生曰聖人心體自然如此

克已須要掃除廓清一毫不存方是有一毫在則衆惡相引而來

問律呂新書先生曰學者當務爲急算得此數熟

陽明要書

卷一上

傳習錄

三十一

亦恐未有用必須心中先具禮樂之本方可且如其書說多用管以候氣然到冬至那一刻時管灰之飛或有先後須臾之間焉知那管正值冬至之刻須自心中先曉得冬至之刻始得此便有不通處學者須先從禮樂本原上用功

曰仁云心猶鏡也聖人心如明鏡常人心如昏鏡

近世格物之說如以鏡照物照上用功不知鏡

尚昏在何能照先生之格物如磨鏡而使之明

磨上用功明了後亦未嘗廢照

照上磨上分別得極明然因所知之一二分窮到十分所謂精義也用功原在上惟揣摩推測方在

照上

問道之精粗先生曰道無精粗人之所見有精粗如這一間房。人初進來只見一箇大規模如此處久便柱壁之類。一一看得明白。再久如柱上有些文藻。細細都看出來。然只是一間房。

先生曰諸公近見時少疑問何也人不用功莫不自謂已知爲學只循而行之是矣。殊不知私欲日生如地上塵。一日不掃又有一層着實用功。

陽明要書

八卷一上 傳習錄

三十一

便見道無終窮。愈探愈深。必使精白無一毫不徹方可。

古人說學然後知不足先生說用功然後知爲學之方

問知至然後可以言誠意。今天理人欲知之未盡

如何用得克己工夫。先生曰人若真實切己用功不已。則於此心天理之精微。日見一日。私欲之細微亦日見一日。若不用克己工夫。終日只是說話而已。天理終不自見。私欲亦終不自見。如人走路一般。走得一段方認得一段。走到岐

路處有疑便問。問了又走。方漸能到得欲到之處。今人於已知之天理不肯存。已知之人欲不肯去。且只管愁不能盡知。只管問講何益之有。且待克得自己無私。可克方愁不能盡知。亦未遲在。

說得徹骨徹髓。若體貼此意實實去欲存理。不要管知行是一箇是兩箇亦不妨。

問道一而已。古人論道。徃徃不同。求之亦有要乎。

先生曰。道無方體。不可執着拘文義以求道遠矣。如今人只說天其實何嘗見天。謂日月風雷。

即天。不可謂人物。艸木不是天。亦不可道即是天。若識得時。何莫而非道人。但各以其一隅之見。認定以爲道止如此。所以不同。若解向裏尋求。見得自己心體。卽無時無處不是此道。亘古亘今無終無始。更有甚同異。心卽道道卽天。知心卽知道。知天又曰諸君要實見此道。須從自己心上體認。不假外求始得。

問名物度數亦須先講求否。先生曰。人只要成就自家心體。則用在其中。如養得心體。果有未發。

之中。自然有發而中節之和。自然無施不可。苟無是心。雖預先講得世上許多名物度數。與己原不相干。只是裝綴。臨時自行不去。亦不是將名物度數全然不理。只要知所先後。則近道。又曰。人要隨才成就。才是其所能爲。如夔之樂。稷之種。是他資性合下便如此。成就之者。亦只是要他心體純乎天理。其運用處皆從天理上發來。然後謂之才。

與盧毓才所以爲善也。宜參觀。

陽明要書

卷一上 傳習錄

三十四

與其爲數頃無源之塘。水不若爲數尺有源之井。水生、意、不、窮。時先生在塘邊坐傍。有井。故以之喻學云。

問世道日降。太古時氣象如何。復見得先生曰。一日便是一元人。平日時起坐未與物接。此心清明景象。便如在伏羲時遊一般。

此說與世道復古自不相干。然自說得好。

問心要逐物如何。則可。先生曰。人君端拱清穆。六卿分職。天下乃治。心統五官。亦要如此。今眼要

視時心便逐在色上耳。要聽時心便逐在聲上。如人君要選官時，便自去坐在吏部。要調軍時，便自去坐在兵部。豈惟失却君體六卿亦皆不得其職。

僅言逐物之害未及不逐之方

澄曰：好色好利好名等心固是私欲，如閒思雜慮如何亦謂之私欲。先生曰：畢竟從好色好利好名等根上起，自尋其根便見。如汝心中央知無有做劫盜的思慮，何也以汝元無是心也。汝若

陽明要書

卷一上 傳習錄

三十五

於貨色名利等心一切皆如不做劫盜之心都消滅了。光光只是心之本體。看有甚閒思慮，此便是寂然不動，便是未發之中，便是廓然大公，自然感而遂通，自然發而中節，自然物來順應。單刀直入，昔賢曾說此法，先生提出色利名三字，欲根功夫方有着落，其功最大。

問：志至氣次，先生曰：志之所至，氣亦至焉。之謂非極，至次貳之謂持其志，則養氣在其中，無暴其氣，則亦持其志矣。孟子救告子之偏，故如此夾

持說

謂孟子教告子故夾持說蓋以既持其志不必別有無暴工夫耳然非謂蹶趨無害於志也持志之人自無蹶趨之事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也若有蹶趨是未能持志

問先儒曰聖人之道必降而自卑賢人之言則引而自高如何先生曰不然如此却乃僞也聖人如天無往而非天三光之上天也九地之下亦天也天何嘗降而自卑所謂大而化之也賢人如山嶽乎其高而已然百仞者不能引而爲千仞千仞者不能引而爲萬仞是賢人未嘗引而自高也引而自高則僞矣

陽明要書

入卷一上 傳習錄

三十六

先儒復出無以爲解

問伊川謂不當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延平却教學者看未發之前氣象何如先生曰皆是也伊川恐人於未發前討箇中把中做一物看如吾向所謂認氣定時做中故令只於涵養省察上用功延平恐人未便有下手處故令人時時刻刻求未發前氣象使之正目而視惟此傾耳而聽惟此卽是戒慎不睹恐懼不聞的工夫皆古人不得已誘人之言也

澄問中和之全體常人固不能有如一件小事當
喜怒者平時無有喜怒之心至其臨時亦能中
節亦可謂中和乎先生曰在一時一事固亦可
謂之中私然未可謂之大本達道人性皆善中
和是人人原有的但常人心既有所昏蔽則
其本體雖時時發見終是暫明暫滅非其全體
大用矣無所不中然後謂之大本無所不中和
後謂之達道惟天下之至誠然後立天下之大
本曰澄於中字之義尚未明曰此須自心體認
陽明要書

卷一上

傳習錄

三十七

出來非言語所能喻中只是天理曰何者爲天
理曰去得人欲便識天理曰天理何以謂之中
曰無所偏倚曰無所偏倚是何等氣象曰如明
鏡然全體瑩徹畧無纖塵染着曰偏倚是有所
染着如着在好色好利好名等項上方見得偏
倚若未發時美色名利皆未相着何以便知其
有所偏倚曰雖未相着然平日好色好利好名
之心原未嘗無既未嘗無卽謂之有既謂之有
則亦不可謂無偏倚譬之病瘡之人雖有時不

發而瘡根原不曾除。則亦不得謂之無病之人矣。須是平日好色好利好名等項一應私心掃除蕩滌無復纖毫畱滯。而此心全體廓然純是天理。方可謂之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方是天下問之大本。

問顏子沒而聖學亡。此語不能無疑。先生曰。見聖道之全者。惟顏子觀喟然一嘆。可見其謂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是見破後如此說博文約禮如何。是善誘人。學者須思之。

陽明要書

卷一上

傳習錄

三八

道之全體。聖人亦難語人。須是學者自修自悟。顏子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卽文王望道未見意。望道未見。乃是真見顏子沒而聖學之正派。遂不盡傳矣。

問身之主爲心心之靈明。是知知之發動是意。意之所着爲物。先生曰。亦是存得此心常見在。便是學過去未來事。思之何益。徒放心耳。

言語無序。亦足以見心之不存。

尚謙問孟子之不動心與告子異先生曰告子是硬把捉着此心要他不動孟子却是集義到自然不動又曰心之本體原自不動心之本體卽是性性卽是理性元不動理元不動集義是復其心之本體

萬象森然時亦冲漠無朕冲漠無朕卽萬象森然冲漠無朕者一之父萬象森然者精之母一中有精精中有一

乾知坤能一父
精母岐耶通耶

陽明要書

卷一上

傳習錄

三十九

先生曰今爲吾所謂格物之學者尚多流於口耳況爲口耳之學者能反於此乎天理人欲其精微必時時用力省察克治方日漸有見如今一說話之間雖只講天理不知心中倏忽之間已有多少私欲蓋有竊發而不知者雖用力察之尚不易見況徒口講而可得盡知乎今只管講天理來頓放着不循講人欲來頓放着不去豈格物致知之學後世之學其極至只做得箇義

襲而取的工夫

問知止者知至善只在吾心元不在外也而后心定曰然

問格物於動處用功否先生曰格物無間動靜靜亦物也孟子謂必有事焉是動靜皆有事

工夫難處全在格物致知上此卽誠意之事意既誠大段心亦自正身亦自修但正心修身工夫亦各有用力處修身是已發邊正心是未發邊心正則中身修則和

格致誠正總是修身之事故曰修身爲本今以修身屬已發已發可爲本耶中者天下之大本陽明要書

卷一上 傳習錄

四十

乃以大本屬和耶

自格物致知至平天下只是一箇明明德雖親民亦明德事也明德是此心之德卽是仁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使有一物失所便是吾仁有未盡處

只說明明德而不說親民便似老佛

至善者性也性元無一毫之惡故曰至善

若云無惡則善

仍似與惡對矣且因無惡而謂之善又似虛而不靈非性善本旨止之是復其本

然而已

與無善之旨似異蓋云至善本無善也正其本
旨也智者得之空伐施之根愚者聞之懈作善
之念夫理原無一毫夾雜故稱至善先生因見
之矣則奚不曰至善無惡者心之體而曰無善
無惡者心之體乎一字之差貽弊無極貽譏亦
無極若求至當雖云至善無惡猶非也至善豈
必言無
惡哉

問程子云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何墨氏兼愛
不得謂仁先生曰此甚難言須諸君自體認出
來始得仁是造化生生不息之理雖瀰漫周遍
無處不是然其流行發生亦有箇漸所以生生
不息如冬至一陽生必自一陽生而後漸漸至

陽明要書

卷一上

傳習錄

四十一

於六陽若無一陽之生豈有六陽陰亦然惟其
漸所以便有箇發端處譬之木其始抽芽便是
木之生意發端處抽芽然後發幹發幹然後生
枝生葉方是生生不息若無芽何以有幹有枝
葉能抽芽必是下面有箇根在無根從何抽芽
父子兄弟之愛便是人心生意發端處如木之
抽芽自此而仁民而愛物便是發幹生枝生葉
墨氏兼愛無差等將自家父子兄弟與途人一
般看便自沒了發端處不抽芽便知得他無根

便不是生生不息。安得謂之仁。孝弟爲仁之本。却是仁理從裏面發生出來。

問延平云當理而無私心如何。分別先生曰無私心卽是當理。未當理便是私心。又問釋氏於世間一切情欲之私都不染着似無私心。但外棄人倫却是未當理。曰亦是一統事。都只成就他一箇私已的心。

與伯淳意同而斷案加嚴

右七十三條陸澄錄

陽明要書

卷一上

傳習錄

四十二

侃問先生言持志如心痛。一心在痛上。安有工夫。說閒話管閒事。先生曰初學工夫如此用亦好。但要使知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心之神明原是。如此工夫方有着落。若只死死守着。恐於工夫上又發病。

心痛時豈但閒事卽要緊事亦管不來。持志若果如之。豈不是死工夫。安得物來順應。所以先生亦自救其說。

侃問專涵養而不務講求。將認欲作理。則如之何。

先生曰人須是知學講求。亦只是涵養不講求。

只是涵養之志不切曰何謂知學曰且道爲何而學學箇甚曰嘗聞先生教學是學存天理心之本體卽是天理體認天理只要自心地無私意曰如此則只須克去私意便是又愁甚理欲不明曰正恐這些私意認不真曰總是志未切志切自視耳聽皆在此安有認不真的道理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假外求講求亦只是體當白心所見不成去心外別有箇見

先生問在坐之友比來工夫何似一友舉虛明意

陽明要書

卷一上傳習錄

四十三

思先生曰此是說光景一友叙今昔異同先生曰此是說效驗二友惘然請是先生曰吾輩今日用功只是要爲善之心真切此心真切見善卽遷有過卽改方是真切工夫如此則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若只管求光景說效驗却是助長外馳病痛不是工夫

只要遷善改過虛明光景亦不是工夫早窺破末流之弊然先生之教如此而其徒如彼何哉得非終日精本體之故與

朋友觀書多有摘議晦菴者先生曰是有心求異

卽不是。吾說與晦菴時有不同者。爲入門下手處。有毫釐千里之分。不得不辯。然吾之心與晦菴之心未嘗異也。若其餘文義解得明當處。如何動得一字。

謬以千里其流禍弑父與君學晦翁之學者有諸

希淵問聖人可學而至。然伯夷伊尹於孔子才力終不同。其同謂之聖者。安在。先生曰。聖人之所以爲聖。只是其心純乎天理。而無人欲之雜。猶精金之所以爲精。但以其成色足。而無銅鉛之

陽明要書

卷一上 傳習錄

四十四

雜也。人到純乎天理方是聖。金到足色方是精。然聖人之才力。亦有大小不同。猶金之分兩有輕重。堯舜猶萬鎰。文王孔子猶九千鎰。禹湯武王猶七八千鎰。伯夷伊尹猶四五千鎰。才力不同而純乎天理。則同。皆可謂之聖人。猶分兩雖不同。而足色則同。皆可謂之精金。以五千鎰者。而入於萬鎰之中。其足色同也。以夷尹而廁之堯孔之間。其純乎天理同也。蓋所以爲精金者。在足色。而不在分兩。所以爲聖者。在純乎天理。

而不在才力也。故雖凡人而肯爲學，使此心純乎天理，則亦可爲聖人。猶一兩之金比之萬鎰，分兩雖懸絕，而其到足色處，可以無愧。故曰：人皆可以爲堯舜者，以此。精金止可喻仁，難以喻聖，純乎天理仁之謂也。

一念亦是不論分量大小，若聖乃大而化之，蓋又是天理中分量極大者，人皆可爲堯舜，獨論存心不論才力，夷尹惠之稱聖，有才力而純以天理運用之，立言似同，立義微異，卽如驥以德稱，惟有力而不恃，故稱驥，設止常馬之才，安閑受範，謂之良馬，則可謂之驥，則未也。一兩之精金亦聖特以明。

立地證聖之義。學者學聖人，不過是去人欲而存天理耳。猶鍊金而求其足色，金之成色所爭

不多，則煅鍊之工省而功易成，成色愈下，則煅鍊愈難。人之氣質清濁粹駁，有中人以上中人以下，其於道有生知安行學知利行，其下者必須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及其成功，則一後世不知作聖之本是純乎天理，却專去知識才能上求聖人，以爲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我須是將聖人許多知識才能逐一理會，始得，故不務在天理上着工夫，徒弊精竭力，從冊子上鑽研名物上考索，形迹上比擬，知識愈廣，而人欲愈

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正如見人有萬鎰。精金不務煅鍊成色。求無愧於彼之精純。而乃妄希分兩。務同彼之萬鎰。錫鉛銅鐵雜然而投。分兩愈增而成色愈下。既其稍末。無復有金矣。又曰。吾輩用功。只求日減。不求日增。減得一分人欲。便是復得一分天理。何等輕快脫灑。何等簡易。

士德問曰。格物之說。如先生所教。明白簡易。人人見得。文公聰明絕世。於此反有未審。何也。先生

陽明要書

卷一上

傳習錄

四十六

曰。文公精神氣魄大。是他早年合下。便要繼程開來。故一向只就考索著述上用功。若先切己自脩。自然不暇及此。到得德盛後。果憂道之不明。如孔子退修六籍。刪繁就簡。開示來學。亦大段不費甚考索。文公早歲便著許多書。晚年方悔是倒做了士德。曰。晚年之悔。如謂向來定本之悞。又謂雖讀得書。何益於吾事。又謂此與守書籍泥言語全無交涉。是他到此方悔。從前用功之錯。方去切己自修矣。曰。然此是文公不可

及處他力量大一悔便轉可惜不久卽去世平
日許多錯處皆不及改正

文公考索著述上用功此言不謬至云不先切
已自修則非也人所處各有時二程當年表章
學庸孟子得文公集註始與論語並尊太極圖
西銘亦得文公表章解釋始燦然大明於天下
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其體認力行者不知若干
歲年所以讀書皆是其切已自修之助豈與他
人考索著述有意垂名者同耶著書明道聚徒
講學既事異而心同又事同而心異只看所以
然如何文成一生曉曉以良知示人人若不論
其功利詞章之世不信其明道覺世之心而曰
夫夫也亦非切已自脩
者也文成何以爲辭哉

倪去花間草因曰天地間何善難培惡難去先生

陽明要書

卷一上

傳習錄

四七

曰未培未去耳少間曰此等看善惡皆從軀殼
起念便會錯侃未達曰天地生意花艸一般何
曾有善惡之分子欲觀花則以花爲善以艸爲
惡如欲用草時復以艸爲善矣此等善惡皆由
汝心好惡所生故知是錯曰然則無善無惡乎
曰無善無惡者理之靜有善有惡者氣之動不
動於氣卽無善無惡是謂至善曰佛氏亦無善
無惡何以異曰佛氏倚於無善無惡之見一切
不理不可以治天下聖人只是無有作好作惡

循乎理。不動於氣。然遵王之道。會其有極。便有箇裁成輔相。曰草既非惡。卽艸不宜去矣。曰如此却是佛老意見。草若有礙。何妨汝去。曰如此又是作好惡。曰不作好惡。非全無好惡。却是無知覺的人。謂之不作者。只是一循於理。不去又着一分意思。卽是不曾好惡。一般曰去艸如何。是不着意思。曰艸有妨礙。理亦宜去。去之而已。亦不累心。若着了一分意思。卽心體便有貽累。便有許多動氣處。曰然則善惡全不在物。曰只

在汝心循理。便是善。動氣便是惡。曰畢竟物無善惡。曰在心如此。在物亦然。世儒惟不知此。舍

心逐物。將格物之學。錯看了。終日馳求於外。只做得箇義襲。而取終身行不著。習不察。曰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則如何。曰此正是一循於理。是天理合如此。本無私意。作好作惡。曰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安得非意。曰却是誠意。不是私意。誠意只是循天理。雖是循天理。着不得一分意。故有所忿懣好樂。則不得其正。須是廓然大公。方

是心之本體。知此卽知未發之中。伯生曰。先生云。艸有妨礙。理亦宜去。緣何又是軀殼起念。曰。此須汝心自體當。汝要去草。是甚麼心。周茂叔窻前草不除。是甚麼心。

無極而太極。繼之曰。剛善剛惡。柔亦如之。形而後不得。不有善惡也。且氣與太極。最迭氣有清濁。則二五之精。已不能如無極之真矣。況以物出於太極。而強謂物物皆同。太極與花草無善惡矣。設如禾莠。亦無善惡。與有人於此。鋤莠以全禾。必爲良農。去禾以養莠。或存莠以妨禾。未有不以爲昏且顛者也。推之麟與豹。鳳與鴉。彼自別與人。妄別之與。正惟因其善而善之。因其惡而惡之。所以謂之無作好無作惡。所以謂之物來順應耳。使彼果無善惡。則好惡雖正。皆強

陽明要書

卷一上 傳習錄

四九

造其所本無者。與解之者。曰。物之初。自不分善惡也。夫彼旣已爲禾。莠爲麟。獍爲鳳。鴉矣。顧舍之而追遡于未分禾莠之前。以爲見性何爲者哉。故知花。艸之說。實先生中年未定之見。不幸爲龍溪輩。妄衍之。以誤人。先生晚年亦數數警以微詞。箴以痛語。無如其說之已熾。而難救。何龍溪身口相違。已無足論。而緒山錢氏。朴實用功。手定師書。亦以此等語入于講學。明道之條。不爲刪去。豈護惜同門記者之痛痒。而不惜天下後世觀者之痛痒哉。余初欲盡除此類。已念傳習錄。乃其徒著蔡神明之者。流傳已遍。與去之。而使入疑其漏。不如存之。而使人知其爲悔前之遺之。爲得也。不能爲先生諱。亦何必爲先生諱哉。○王門以意之所在。爲物。物字卽事字。今于此。又直以物爲物。與格物之不正。以歸於正。難以相通。當明辨之。

先生謂學者曰。爲學須得箇頭腦工夫。方有着落。

縱未能無間如舟之有舵一提便醒又曰見得時橫說豎說皆是若于此處通彼處不通只是未見得

又須識得橫說豎說決不相悖不然禦人以口給自相矛盾言不諱衷講學之本先此矣

或問爲學以親故不免業舉之累先生曰以親之故而業舉爲累於學則治田以養其親者亦有累於學乎先正云惟患奪志但恐爲學之志不真切耳

崇一問尋常意思多忙有事固忙無事亦忙何也

陽明要書

入卷一上 傳習錄

五十

先生曰天地氣機元無一息之停然有箇主宰故不先不後不急不緩雖千變萬化而主宰常定人得此而生若主宰定時與天運一般不息雖酬酢萬變常是從容自在所謂天君泰然百體從令若無主宰便只是這氣奔放如何不忙

先生曰爲學大病在好名侃曰從前歲自謂此病已輕比來精察乃知全未豈必務外爲人只聞譽而喜聞毀而悶卽是此病發來曰最是名與實對務實之心重一分則務名之心輕一分全

如此幾微

如此看方
九名根難

是務實之心。卽全無務名之心。若務實之心如
飢之求食、渴之求飲、安得更有工夫、好名、四十
五十而無聞、是不聞道、非無聲聞也。子曰：是聞
也。非達也。安肯以此望人。

侃多悔。先生曰：悔悟是去病之藥。然以改之爲貴。
若畱滯於中，則又因藥發病。

德章曰：聞先生以精金喻聖，以分兩喻聖人之分
量。以鍛鍊喻學者之工夫。最爲淡切。惟謂堯舜
爲萬鎰，孔子爲九千鎰，疑未安。先生曰：此又是

陽明要書

卷一上 傳習錄

五十一

軀殼上起念，故替聖人爭分兩。若不從軀殼上
起念，卽堯舜萬鎰，不爲多；孔子九千鎰，不爲少。
堯舜萬鎰，只是孔子的；孔子九千鎰，只是堯舜
的原。無彼我。

惡是何言也。果若是希聖希天，若
豈非多事。自責自修，又安所庸。

是力量氣魄如何。盡同得。後儒只在分兩上較
量，所以流入功利。若除去了比較分兩的心，各
人儘着自己力量精神。只在此心純天理上用
功，便能大以成，大小以成。小不假外慕，無不具
足。此便是實實落落，明善誠身的事。後儒不明

聖學不知就自己心地良知良能上體認擴充却去求知其所不知求能其所不能一味只是希高慕大不知自己是笨紂心地動輒要做堯舜事業如何做得終年碌碌至於老死竟不知成就了箇甚麼可哀也已

德車之凝殆千古之所同疑也解之曰萬非多九千非少在彼者卽在我應是何言與先生隱隱破生民未有之誦而難於直語姑從爲之辭後世無忌憚之小人至有謂孔子不如管仲此又妄爭分兩而忘精金之喻者也

侃問先儒以心之靜爲體心之動爲用如何先生

陽明要書

八卷一上

傳習錄

五十一

曰心不可以動靜爲體用動靜時也卽體而言用在體卽用而言體在用是謂體用一源若說靜可以見其體動可以見其用却不妨

問上智下愚如何不可移先生曰不是不可移只是不肯移

問子夏子張論交不同曰子夏是言小子之交子張是言成人之交若善用之亦俱是

子仁問學而時習之先儒以學爲效先覺之所爲如何先生曰學是學去人欲存天理從事於此

則自正諸先覺考諸古訓下許多問辨思索存
省克治工夫然不過欲去此心之人欲存此心
之天理耳效先覺之所爲只說得學中一件事
亦似專求諸外了時習者坐如尸非專習坐也
坐時習此心也立如齋非專習立也立時習此
心也說是理義之說我心之說人心本自說理
義如日本說色日本說聲惟爲人欲所蔽所累
始有不說今人欲日去則理義日浹安得不說
所爲本合內外去人欲存天理豈非先覺之所
爲乎末云人心本悅理義與心卽理之說亦情

陽明要書

卷一上 傳習錄

五十三

不作謂心自
悅心可否

國英問曾子三省雖切恐是未聞一貫時工夫先
生曰一貫是夫子見曾子未得用功之要故告
之學者果能忠恕上用功豈不是一貫一如樹
之根本貫如樹之枝葉未種根何枝葉之可得
體用一源體未立用安從生謂曾子於其用處
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此
恐未盡

顏子不遷怒不貳過亦是有未發之中始能

所貫如枝
葉

種樹者必培其根。種德者必養其心。欲樹之長。必於始生時刪其繁枝。欲德之盛。必於始學時去夫外好。如外好詩文。則精神日漸漏泄。在詩文上去。凡百外好皆然。又曰。我此論學。是無中生有的工夫。諸公須要信得及。只是立志學者。一念爲善之志。如樹之種。但勿助勿忘。只管培植。將去自然。日夜滋長。生氣日完。枝葉日茂。樹初生時。便抽繁枝。亦須刊落。然後根幹能大。初學時亦然。故立志貴專一。

陽明要書

卷一上

傳習錄

五十四

專務修己方是立志。然工夫入門各殊。然而識之上也。多聞多見知之次也。立法教人大抵爲次。而設故孔子四教。善誘以文爲端。又曰。多識前言。從行以畜其德。朱子爲學爲教。一生守孔子家法。而陽明先生劈空以默識爲宗。上智能領其益。中人難措其手。小人且借以文過飾非。蓋先生少困於見聞。長悟於憂患。靈源深而用力切。是以成功。故曰。我學是無中生有益。可自道實難望人。他人潛慕先生之學者。未見有能成者也。刊落繁枝。固根本之至計。但孔子傳學。朱子多讀書。又不可與外好詩文一例同觀。好詩文者。意在詩文。博學多讀書。意在擇善誠身。故也以培其志。豈以分其志哉。忠憲高子云。前賢指示皆真切。後學無訛。是晦翁

因論先生之門。某人在涵養上用功。某人在識見

上用功。先生曰。專涵養者。日見其不足。專識見

者日見其有餘日不足者日有餘矣日有餘者日不足矣

所謂涵養指靜悟也
所謂識見指聞見也

梁日孚問居敬窮理是兩事先生以爲一事何如

先生曰天也間只有此一事安有兩事若論萬殊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又何止兩公且道居敬

是如何窮理是如何曰居敬是存養工夫窮理是窮事物之理曰存養箇甚曰是存養此心之

天理曰如此亦只是窮理矣且道如何窮事物

陽明要書 卷一上 傳習錄 五十五

之理曰如事親便要窮孝之理事君便要窮忠

之理曰忠與孝之理在君親身上在自己心上

若在自己心上亦只是窮此心之理矣且道如

何是敬曰只是主一如何是主一曰如讀書便

一心在讀書上接事便一心在接事上曰如此

却是逐物成甚居敬功夫日孚請問曰一者天

理主一是一心在天理上若只知主一不知一

卽是理有事時便是逐物無事時便是着空惟

具有事無事一心皆在天理上用功所以居敬

此與答陸澄問同

亦卽是窮理就窮理專一處說便謂之居敬就

居敬精密處說便謂之窮理却不是居敬了別

有箇心窮理窮理時別有箇心居敬名雖不同

功夫只是一事就如易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

敬卽是無事時義義卽是有事時敬集義專屬

執事敬敬專主無事兩句合說一件如孔子言

時耶內外非寂感也修己以敬卽不須言義孟子言集義亦卽不須

言敬若泥文逐句不識本領卽支離決裂工夫

都無下落問窮理何以卽是盡性曰心之體性

陽明要書

卷一上

傳習錄

五十六

此與各顧
東橋書同

也性卽理也窮仁之理直要仁極仁窮義之理

直要義極義仁義只是吾性故窮理卽是盡性

如孟子說克其惻隱之心至仁不可勝用這便

是窮理工夫日孚曰先儒謂一艸一木亦皆有

理不可不察如何先生曰夫我則不暇公且先

去理會自己性情須能盡人之性然後能盡物

之性日孚悚然有悟

惟、軋、問、知、如、何、是、心、之、本、體、先、生、曰、知、是、理、之、靈

本、明、其、主、宰、處、說、便、謂、之、心、就、其、稟、賦、處、說、便

原米膏教
沈參洲本

謂之性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敬其兄只是這箇靈能不爲私欲遮隔充拓得盡便完完是他本體便與天地合德自聖人以下不能無蔽故須格物以致其知

心之靈處謂之知乃云知之主宰處謂之心先生以知立宗特如此倒說

守衡問大學工夫只是誠意誠意工夫只是格物修齊治平只誠意盡矣又有正心之功有所忿懣好樂則不得其正何也先生曰此要自思得之知此則知未發之中矣守衡再三請曰爲學

工夫有淺深初時若不著實用意去好善惡惡如何能爲善去惡這着實用意便是誠意然不知心之本體原無一物一向着意去好善惡惡便又多了這分意思便不是廓然大公書所謂無有作好作惡方是本體所以說有所忿懣好樂則不得其正正心只是誠意工夫裏面體當自家心體

如此說正字乃是証驗之証

常要鑑空衡平這便是未發之中

明言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乃云正心是誠意中體認功夫聖人因見心之本體上着不得功

大須就其發動處實實好善惡惡則靜虛無倚之心體可得而復誠意乃正心中體認功夫也而先生以臆改之何哉遵復古本而反顛倒其要旨乎且着實用意好善惡惡既便是誠意又可謂之作好作惡耶傳習錄下卷黃以方記先生語云心體上何處用得工必就心之發動處方可着力彼之說是則此之說非矣斲為中年未定之見姑存以俟後之君子○正不與邪對思有邪正心無邪正也人心自有正位虛靈是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也所謂未發之中也心體無可用力故于意之所發誠之然不遇善惡之時當安所實用其好惡則先生所謂窳搜好利好色好名之根卽其功夫也欲根淨盡心體復矣王位得矣若夫心正而意自誠此性之之聖也猶夫意誠而知自至誠明之事也知至而物自格所謂生而神靈羲農軒轅之屬是也豈謂世無若人人無若德然皆非所以語於學之道也凡于人性爲順言之者于大

陽明要書

卷一上 傳習錄

五十八

學皆爲逆言之從逆得順聖經教人復性之序也從順得逆者好談本體而徃徃顛倒大學之工夫也

正之問戒懼是己所不知時工夫慎獨是己所獨

知時工夫此說如何先生曰只是一箇工夫無

事時固是獨知有事時亦是獨知人若不於獨

知之地用力只在人所共知處用功便是作僞

便是見君子而後厭然此獨知處便是誠的萌

芽此處不論善念惡念更無虛假一是百是一

錯百錯正是王霸義利德僞善惡界頭於此一

立立定。便是端本澄源。便是立誠。古人許多誠身的工夫。精神命脈全體。只在此處。真是莫見莫顯。無時無處無終無始。只是此箇工夫。今若又分戒懼爲已所不知。卽工夫便支離。亦有間斷。旣戒懼卽是知已。若不知是誰戒懼。如此見解。便要流入斷滅禪定。曰不論善念惡念。更無虛假。則獨知之地。更無無念時。邪曰戒懼亦是念。戒懼之念。無時可息。若戒懼之心。稍有不存。不是昏瞶。便已流入惡念。自朝至暮。自少至老。若。要。無。念。卽。是。已。不。知。此。除。是。昏。瞶。除。是。槁。木。死。灰。

粗觀之。念者動念於事物也。細會之。念不過惺然存主而已。此卽是戒懼。此卽是知。凡人念着於物。則心之所知。與寂然不動之體。遠甚。聖人有念。直與虛靈不昧相似。所以不涉聞見紛紜。不落斷滅禪定。而盡已性。盡人物之性者也。數年來。常疑先生實無無念時。尚未徹太虛境界。今乃知其專救斷滅之病。故特精言念字。明其自異於禪。嗚呼。聖人言善。以主靜立人。極以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爲至神無感之時。不動卽善也。有感之時。所通是善也。先生言無善。以實無無念時。相救念於善。耶念於無。耶覺其無念者。卽念。蓋云實無無覺時。無良知時耳。

志道問荀子云。養心莫善於誠。先儒非之。何也。先

生曰此亦未可便非誠字有以工夫說者誠是心之本體求復其本體便是思誠的工夫明道說以誠敬存之亦是此意大學欲正其心先誠其意荀子言固多病然不可一例吹毛求疵大凡看人言語若先有箇意見便有過當處爲富不仁之言孟子有取於陽虎此便見聖賢大公之心

誠字畢竟是本體曰思誠工夫便在思字上曰誠之工夫便在此字上曰以誠敬存之工夫便在以字存字上非荀子此言出於明道明道豈先立意見豈吹毛求疵者耶

陽明要書

卷一上

傳習錄

六十

蕭惠問曰私難克奈何先生曰將汝已私來替汝克又曰人須有爲已之心方能克已能克已方能成已蕭惠曰惠亦頗有爲已之心不知緣何不能克已先生曰且說汝有爲已之心是如何惠良久曰惠亦一心要作好人便自謂爲已今思之亦只是爲箇軀殼的已不曾爲箇真已先生曰真已何曾離着軀殼恐汝連那軀殼的已也不曾爲且道汝所謂軀殼的已豈不是耳目

口鼻四肢惠曰正是爲此目便要色耳便要聲

口便要味四肢便要逸樂所以不能克先生曰
美色令人目盲美聲令人耳聾美味令人口爽
馳騁田獵令人發狂這都是害汝耳目口鼻四
肢的豈得是爲汝耳目口鼻四肢若真爲着時
便須思量耳如何聽目如何視口如何言四肢
如何動必須非禮勿視聽言動方才成得箇耳
目口鼻四肢方才是真爲着他今終日向外馳
求爲名爲利這都是爲着軀殼以外的物事汝
若爲着耳目口鼻四肢要非禮勿視聽言動時

豈是軀殼自能勿視聽言動須繇汝心這視聽
言動皆是汝心心之視發竅於目心之聽發竅
於耳心之言發竅於口心之動發竅於四肢若
無汝心便無耳目口鼻所謂汝心亦不專是那
一團血肉是那能視聽言動的這箇便是性便
是天理有這箇性才能生這性之生理便謂之
仁這性之生理發在目便會視發在耳便會聽
發在口便會言發在四肢便會動都只是那天
理發生以其主宰一身故謂之心這心之本體

原只是箇天理原無非禮這箇便是汝之真已
這箇真已是軀殼的主宰若無真已便無軀殼
真是有之卽生無之卽死汝若真爲那箇軀殼
的已必須用着這箇真已便須常常保守着這
箇已的本體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惟恐虧損了
他一些才有一毫非禮萌動便如刀割如針刺
忍耐不過必須去了刀拔了針這才是有爲已
之心方能克已汝今正是認賊作子緣何却說
有爲已之心不能克已

陽明要書

卷一上

傳習錄

六十二

此
符多是

蕭惠好仙釋先生警之曰吾亦自幼篤志二氏自
謂既有所得謂儒者爲不足學其後居夷三載
見得聖人之學若是其簡易廣大始自嘆悔錯
用了三十年氣力大抵二氏之學其妙與聖人
只有毫釐之間汝今所學乃其上直輒自信自
好若此真鴟鴞竊腐鼠耳惠請問二氏之妙先
生曰向汝說聖人之學簡易廣大汝却不問我
悟的只問我悔的惠慚謝請問聖人之學先生
曰汝今只是了人事問待汝辦箇真惡求爲聖

人的心來與汝說。惠再三請先生曰。已與汝一句道盡。汝尚自不會。

專是粗學二氏之士。直者輕忽聖道。以利奪義也。若深探其妙。不寶視此身。不大視生死禍福。專於心體用功。則漸與聖道集義。徹心之味。相近。漸覺漸悔。安肯舍其易簡切實者。而爲其偏曲。渺茫者乎。先生所以深造二氏之後。幡然反正也。自明道橫渠晦菴。皆曾犯此。若淺夫俗士。歆羨二氏之皮毛。又安能悔耶。

劉觀時問未發之中。是如何。先生曰。汝但戒慎不睹。恐懼不聞。養得此心純是天理。便自然見觀時。請畧示氣象。先生曰。啞子喫苦瓜。與你說不

陽明要書

八卷一上

傳習錄

六十三

得。你要知此苦。還須你自喫。時曰。仁在傍曰。如。这才是真知。卽是行矣。一時在座諸友皆有省。凡學有得。皆然。非獨未發之中。

蕭惠問死生之道。先生曰。知晝夜。卽知死生。問晝

夜之道。曰。知晝則知夜。曰。晝亦有不知乎。先生曰。汝能知晝。懵懵而興。蠢蠢而食。行不著。習不察。終日昏昏。只是夢晝。惟息有養。瞬有存。此心惺惺。明明天理。無一息間斷。才是能知晝。這便是天德。便是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更有甚死生。

心無生死與朱子所見頗異高忠憲先生甚宗朱子獨此說則同陽明

馬子莘問修道之教舊說謂聖人品節吾性之固有以爲法於天下若禮樂刑政之屬如何先生曰道卽性卽命本是完全增減不得何須聖人品節却是不完全的物件禮樂刑政是治天下之法固謂之教但非子思本旨若如先儒之說下面繇教入道者緣何舍聖人禮樂刑政之教別說出一段戒慎恐懼工夫是聖人之教爲虛設矣子莘請問先生曰子思性道教皆從本原

陽明要書

卷一上

傳習錄

六十四

上說天命於人則命便謂之性率性而行則性便謂之道修道而學則道便謂之教率性是誠者事所謂自誠明謂之性也修道是誠之者事所謂自明誠謂之教也聖人率性而行卽是道聖人以下未能率性於道未免有過不及故須修道修道則賢知者不得而過愚不肖者不得而不及都要循着這道則道便是教此教字與天道至教風雨霜露無非教也之教同修道字與修道以仁同人能修道然後能不違於道以

復其性之本體。則亦是聖人率性之道矣。下面戒慎恐懼。便是修道的工夫。中和便是復其性之本體。如易所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中和位育。便是盡性至命。

修道之謂教。作如此解。至平至當。非有意翻文公之案也。但此既云戒慎恐懼。是修道工夫。未能率性者之事。而他日又云周公繼日以思。亦是戒慎。又似以戒懼卽虛靈不昧之本體。則如何。

黃誠甫問先儒以孔子告顏淵。問爲邦是立萬世常行之道。如何。先生曰。顏子具體聖人。其於爲

陽明要書

卷一上

傳習錄

六十五

邦的。大本大原。都已完備。夫子知之已深。到此都不必言。只就制度文爲上說。此等處。亦不可忽畧。須如此方盡善。又不可因自己本領是當。便於防範上疎濶。須放鄭聲。遠佞人。蓋顏子是箇克己向裏。德上用心的。人。孔子恐其外面末節。或有疎畧。故就他不足處。幫補說。若在他。人須告以修身取人。達道九經。及明善誠身許多工夫。方始做得。方是箇萬世常行之道。不然。只去行了夏時。乘了殷輅。服了周冕。作了韶舞。天

下便治得。後人見顏子是孔門第一人，又問箇
爲邦，便把做天大事看了。

制度未足以爲萬世常行之道，亦探本之言，但翻駁處儘露英氣。

蔡希淵問文公大學新本先格致而後誠意工夫，似與首章次第相合。若如先生從舊本之說，卽誠意反在格致之前。於此尚未釋然。先生曰：大學工夫只是明明德，明明德只是箇誠意。誠意的工夫只是格物致知。若以誠意爲主去用格物致知的工夫，始有下落，卽爲善去惡無非是。

誠意的事如新本先窮格事物之理，卽茫茫蕩蕩都無着落處，須用添箇敬字，方才牽扯得向身心上來。然終是沒根源。若須用添箇敬字緣何？孔門倒將一箇最緊要字落了，直待千餘年後要人來補出。正謂以誠意爲主，卽不須添敬字，所以提出箇誠意來說，正是學問的大頭腦。處於此不察真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大抵中庸工夫只是誠身，誠身之極便是至誠。大學工夫只是誠意，誠意之極便是至善。工夫總是

一般今說這裏補箇敬字那裏補箇誠字未免
画蛇添足

聖經已提出修身爲主何又提出誠意爲主果
以脩身爲主去做格物致知的工夫自然都令
着身心上來何待牽扯且聖經先後二字是論
工夫非論主意若論主意欲明明德於天下已
居最先而欲誠意之主意居致知格物之前又
何待言哉以先主絕世聰明乃立此混語以遺
後儒左籠右罩顛倒
重複之譏惜哉惜哉

右三十三條薛侃錄

陽明先生要書卷一上終

陽明要書

卷一上

傳習錄

六七



無缺悉以

一類今黃豈裏薛侃遊字泚裏薛蘭遊字未泚

